

熊
希
齡
割
鬚
韻
事

馬澤先

——爲了愛情，我願意犧牲此隨吾十多年的長鬚。因爲，僅此一些鬚髮尚不能犧牲，怎能犧牲生命爲國家爲社會作事？

四十年前轟動一時，以六六晚年再作新郎的熊希齡，已于民國二十六年因腦溢血在香港病逝，並葬于香港華人永遠墳墓。關於這一位有「名

士」之號，生前曾任北政府第一任財政總長，以及在袁世凱執政時期曾任國務總理，他的生平爲人，不妨舊事重提，介紹一下。

熊希齡字秉三，湖南鳳凰縣人，因此，又有熊鳳凰的別稱。他在十六歲時中了舉人，十九歲中進士，因爲字寫得不好，不能出應朝考，便住在



曾任北政府財政總長及國務總理的熊希齡遺照。

北京一間廟裏讀書練字，二十一歲才點了翰林，和張季直先生同榜。遜清光緒二

十四年戊戌政變之前，湖南忽然風雲際會，聚集了一羣銳意維新的人，當時的湖南撫台陳寶箴，臬台黃公度，學台江建霞等招集了熊希齡、譚嗣同、梁啟超等辦「南學會」，「時務學堂」和湘報，合力推行新政，觸犯了那拉后，遂有諭下：「候補四品京堂江標（建霞），庶吉士熊希齡，護庇奸黨，暗通消息，均著革職，永不敘用，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。」

熊希齡先娶貴州鎮遠廖氏女，廖氏卒後，湖南沅州知府朱其懿以妹其慧女士奉

熊爲繼室。朱其慧夫人逝于民國二十年，當時熊曾作輓聯最爲懇切，不啻一字一淚，照錄如下：「以同德同心同情同志，並誓同患難生死相期，卅六年如一日，誰知垂老分飛，事業未終難瞑目。」

「捨愛兒愛女愛婿愛孫，及所愛教養諸孤而去，千百人將何依，但覺環境變異，觸觀無物不傷心。」

朱女士提倡平民教育，且又熱心慈幼卹貧事宜，聯中「千百人將何依」係指此而言。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稱帝，熊希齡也離國務總理職南下，此後的熊氏脫離政治生活，致力社會福利工作。後來更集中全力創辦北京香山慈幼院，規模宏大。熊氏因又獲慈善家之名。
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九日，熊氏已六十六歲，悼亡三載之後，又在上海與毛彥文女士結婚。毛女士係美國密歇根大學教育學院畢業生，歷任復旦，大夏，暨南等大學教授。據說毛女士的婚事本由乃父爲她說定朱姓表兄，女士表示反對無效

，被用花轎抬到朱宅，循例拜天地，入洞房，女士在大婚之夕乘隙從後門遁去，乃出國留學，與熊氏結婚時，毛女士已三十三歲。

熊毛結婚的喜筵席上，佳話頗多，來賓當衆要求熊新郎說出刺鬚原因和報告戀愛經過，熊老被催促不過，只好挺身而回答道：「各位所說無非謂我已老，殊不知所謂老少，不能單以年齡為準，老年人精神好，環境好，意志並不衰老，也可以和少年人一樣的結婚；假如一個青年人精神不好，意志頹唐，時想自殺，他雖是青年，亦可謂之衰老，就不必結婚。」

「至于爲我剃去冉冉長鬚而可惜，但是我認爲無所謂可惜，蓋一個人僅此一些鬚鬚尚不能犧牲，則何能爲國家爲社會作事，所以我毅然肯犧牲。」

此隨吾十多年的長鬚而與毛女士結婚。」

在數百掌聲之中，熊氏談述他和毛彥文的戀愛經過。他說：「毛女士與我的亡室朱氏本是老同學，因此我和毛女士相識已經十多年，不過我第一次去信向毛女士講愛情，他的回信竟稱我作「老伯父」，當時我追求毛女士的心幾乎嚇退一半，但是我仍再接再厲，她的第二次回信，已把「老」字刪掉，但稱伯父，我便更加一心一意向前直進，所以方有今日大功告成的結婚。」云云。

來賓致送的賀聯中頗多妙拾，如門生劉輔宣聯：「鳳凰于飛，祥兆熊夢，琴瑟靜好，樂譜毛詩。」崔通約聯：「老夫六六，新妻三三，老夫新妻九九；白髮雙雙，紅顏對對，白髮紅顏齊眉。」

眉。」

熊希齡先生逝世時還不滿六十八歲。他生平愛談話，不甚喜筆述，他自謂對於從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的政治內幕知道很多也很詳細，可惜他並沒有留下年譜或自傳之類，也沒有其他著述，這是很可惋惜的。

在熊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，「未亡人」熊毛彥文曾撰寫「沉痛的回憶」一文，內有：「際此世亂日亟，烽火遍地，先生得長眠不視，未始非福。但我還要痛苦的活下去，緬懷前情，掩涕不已，來日大難，將何避免？」真是傷心人語，不忍卒讀。

狀元境有個活神仙

——七十雜憶之五——

徐志道

過狀元境訪命相家

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中旬，憲兵司令部命令我晉升上校處長（軍委會令，十月始下達），谷正倫司令召見鼓勵我說：

「現在各先進國家的憲兵，以法國和日本辦

的比較有名，你對於憲兵這兵科，可說已經上路了，我報告過 委員長，送你進法國憲兵學校，你現在就要開始準備準備，等經費核定下來，即可辦理出國手續。」

我遂往南宋老師，爲我夜間惡補法文，一面請教赴法一切手續，以及到法後的生活、費用、

社交規範等等，準備就緒，靜待命令，想不到一等再等，司令官未再提起，我很覺奇怪，有一次乘便請示，才知經費尚未批准。我向來不信看八字算命，九月間的一天午後下班，行經司令部右首一條街道口，這條街道，彷彿記得稱做「狀元境」，一邊的街口靠道署街，另一邊街口左轉通